

◆ 边走边看

唐模村的鱼灯

华明玥

假期,我与家人驱车到皖南,想见识非遗鱼灯的嬉游盛况,没想到,汪满田村和呈坎村都因游客过多而限流,正在一筹莫展,民宿老板娘提议说:“要是我,就去唐模村看鱼灯表演,小一点的村落不收门票,手艺人扎制的鱼灯更有古意,比如两条鲤鱼的长须是可以活动的,有的鲤鱼灯中段有机关,鱼儿点上灯,还能扭腰……”

我们遵照她的建议,来到唐模村,这座始建于公元923年的古村已经笼罩在雪亮的月光下,小村原名“檀干”,乡贤汪思立在唐代率族人迁居到此,并逐渐发展出背靠狮子山,中有檀干溪穿村而过的富裕村落。暮色降临时,溪流的两岸倒映着村民挂出的红灯笼,近百幢徽派建筑的门楼,皆被月光镂刻得饶有古意。民居、祠堂、店铺、油坊等应有尽有,精美的砖雕与木雕,更给古老建筑的细部增添了迷人的光影。因为村人都热衷做生意,家家户户比较富裕,早在唐朝,这里就形成了路不拾遗的民风,被誉为“唐朝模范村”,这就是村名的由来。

夜幕降临,伴随着铿锵鼓点和绚丽烟花,舞鱼灯的村民沿着檀干溪巡游,每条大鱼灯由三五个壮汉抬着,中型的鱼灯由两人扛起,他们一看就是老手,或慢步游走,或急速前进,或豪放奔跑,让鱼灯在早秋的夜晚中首尾串联,形成通明剔透、活灵活现的一条长龙。领头的汉子抬起鱼头,高呼:“来个鲤鱼摆尾!”他背后的伙伴应和:“呀嘿!”他又高呼:“来个双鱼争食!”他背后的伙伴再应和:“呀嘿!”

“来个鱼跃龙门!”

“呀嘿!”

“来个八卦迷魂阵!”

“呀嘿!”

这般层层递进的热烈气氛,很难不让人加入其中。村里摊位上的鱼灯接连卖出,游人举着它、扛着它,加入了狂欢巡游的队伍。

鱼灯的形状不复杂,皆以鲤鱼为型,先用竹片扎架,外层用棉纸装裱,最后彩绘鱼头与鱼鳞。细看上去,每一条点灯鲤鱼的表情都不一样,有的鱼有着霸王龙般的魁伟身段,背鳍上棘刺尤其醒目;有的鱼妖娆有腰,眼神妩媚,如龙王的小女儿;有的鱼嫁接上了动画角色的诧异表情,似乎被水下的奇景所震惊……卖鱼灯的大叔感慨:好多年前,舞鱼灯只在正月十五前后才有机会追看,如今,忙完了夏收、秋收,只要逢着举家团圆的大小节日,村里都会舞鱼灯来庆祝。

我不免追问:“不收门票,舞灯就变成义务的,大家也乐意?”

大叔答曰:“舞灯也是游乐,就像你们城里人在广场上跳交谊舞一样。谁会想到索要报酬?”

此时,整个唐模村的空气像水一样甘冽透明,浸满桂花香,摇头摆尾的鱼灯就游在这无边无际的清涼中,呈现一幅生动逼真的“百鱼嬉水图”。



◆ 偶有所思

城与乡

阳淑华

城里的美,是带着一股子奋发向上的劲头的。你看那楼,一幢一幢,争着往云里钻,玻璃的幕墙映着天光云影,亮晃晃的,像是给城市换上了一件崭新的绸衫。立交桥呢,更是盘根错节地铺展开去,车流在上头,成了一条条喧哗的河,日夜不息地流淌。景象是热闹、蓬勃的,带着一种不容置辩的现代气派。然而,钢铁与玻璃的线条终究是硬朗的,明晃晃的,教人的眼睛与心神,都微

微地感到一丝倦意。

幸而,城市是懂得呼吸的。不知从何时起,高楼与大道之间,便悄然生出许多“肺叶”来——那便是一座座的公园了。它们真像是一局大棋里,安闲落定的几枚青翠的棋子,不争不抢,却一下子盘活了全局。信步走进,仿佛是蓦然闯进了另一个世界。外头的车马声,到这里便稀薄了,淡去了,化成了一片背景似的



田野里的游戏 张亮亮 摄

◆ 凡人素描

画布上的人

龙睿健

每次在画画过程中精心调好颜料,手指触到熟悉的画布,脑海里总不由自主地涌出一缕幽深而温暖的旧时光,那是在安庆市石化一中的那段时光。

想起高中时代,我总会想起黄老师,想起她站在讲台上,用柔和声音说一个单词的样子,她站在那里用温柔的声音教单词,将语法细细道来,并用学生们易于理解的语言把它们说了一遍又一遍。话落的时候,看着我的画纸悄

悄从桌下探出来,眼里未曾流露出一丝责怪,只有宽慰与爱怜。

高二下学期,美术专业考生即将集训,黄老师总会跟我说:“你既然选择学美术这条路,就大胆去追求你的梦想,你一定能考上理想的大学!”在我迷茫的时候,她轻轻的提醒就是最温柔、有力的鼓励,让我充满勇气与自信。

去集训的前一天,她严肃地对我说:“不管画什么,记得带

嗡嗡的轻响。满眼是茸茸的草地、蓊郁的树木,风是软的,带着泥土、和着花叶的清润气息,直往你的肺里钻。

三三两两的人们,在绿意里徜徉着。白发的老者慢悠悠地打着太极,一招一式里,仿佛也浸透着安宁。年轻的父母,笑着看蹒跚的孩童在草地上追逐一只皮球,他们的说话声,飘过来,尽是家常……这光景,让人的心也蓦然软了下来,只觉得眼前的楼,路,公园,人们脸上的光,都是好的,是值得细细品味的。

若说城市的美是工笔细描,精致而绚烂,乡村的美便该是写意泼墨,浑然而有生气。那些村子,白墙黛瓦,错落有致地卧在青山脚下。村前是清澈的池塘,塘边有婆婆的老树;夜里,一盏盏新装的路灯亮起来,温润的光不像城里的那般刺眼,只柔柔地照着晚归的农人与嬉戏的孩童。原本寂寞的乡村,现在成了一幅幅鲜活的画卷,画卷里的人们,脸上是红扑扑的,带着阳光与风霜的印记,他们守着祖辈传下的绿水青山,如今也寻见了通往富足与安宁的新路。

大地有两张面孔,一张向着未来,年轻而锐利,充满了光与速度的交响;一张向着传统,厚重而温存,流淌着水与土的和谐。这两张面孔,奇妙地融合,互相滋养。城市的公园,是田园的梦影;乡村的新貌,是城市的远亲。它们共同编织着一个古老民族新时代的锦绣衣裳。

着你的真心;不管记什么,记得带着你的耐心。”这句话很淡,但却落在宣纸上的墨滴一样,慢慢渗开,在之后的很多日子里滋润着我。我在集训的时候,觉得太累,不想再画,她的话总会回响在耳边,我便又有努力的勇气。当我为记单词抓狂的时候,想到她说的那句话,又会静下来,安心地把事情做完。

现在,我勾勒一幅幅人像时,脑中便会浮现她的样子,人物的眼睛里便多了一些温柔,仿佛那双眼睛在说着里鼓励的话语。校园,教室,还有她教过的每一个单词、每句话语,都化作暖色调。奇怪的是,我并不是刻意去回忆以前的事,但手指只要一触碰着画笔,黄老师便会向我走来。

舅正开着收割机割完了一块田,田地里落下收割机的履带印迹。我在田埂上找个棍子,我慢慢撑着它下田,寻找儿时的田螺,落日把天边的云烧红了,不远处熟透透的稻穗也被晚霞映红。我拿出手机,拍了一张全景,有夕阳,有晚霞,有远处的群山,还有一大块的稻田。天黑了下来,回到家,给外婆看我刚拍的照片,她端详着,脸上漾开笑意,喃喃道:“今年又是好年份呵……”随即,她轻轻唱起一首童谣:“稻儿黄,家家忙。一身臭汗换新粮,家家灶台新米香……”

◆ 乡村小景

新米香

张晨越

我到外婆家过中秋节。刚进村,老桂树的甜香便扑面而来。村口,稻子已熟透,风过处,稻香裹着桂香,送来秋日特有的气息。

远处的青山上,风车不急不慢转动着。我也不急不慢地看着,树枝头的柿子像红灯笼一样,在

风中轻轻摇晃。在农村,很少人会用“金黄”比喻成熟的稻子,黄金太晃眼了,还是“稻子黄了”更亲切点。稻子黄了,意味着又有新米吃,乡下的老人吃上新米才算长了一岁。

独自走到村外的田埂上,大